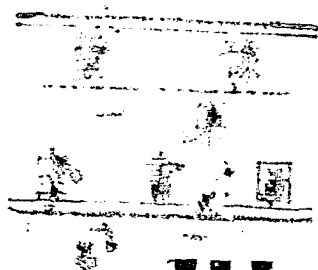




I #340



星火的散吹

著 思 鄭

行 印 社 版 出 耘 耕

000043

49519

1266/87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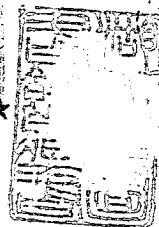
星火的散吹

★

★

★

★



★

著 思 鄭

行發社版出耘耕

版初月五年二四九一

★

目 次

晴朗的三月天

渡頭……………三

晴朗的三月天……………八

六月的黃昏……………二一

我走在菜花田裏……………二四

他們在湖上飄流……………二六

雨季的鬱悶

憂鬱的歌……………二五

雨季的鬱悶……………二八

火

夜店·····	二一
榨底歌·····	二七
歌·····	二九
低音的琴弦·····	四一
修河底流·····	四五
荒木大尉的騎兵·····	九九
火·····	七〇
後記·····	八一

天月三的朗晴



渡頭

滿河春水

朝下流……

一隊人馬

在渡頭……

人馬

從田野，村落……

從野生的叢林

多霧的山丘……

提起刀槍

搜一把火

闖入靜謐的夜

奔向荒僻的渡頭

渡頭上

一片深黑的夜

吐出，一把把的火

照明了喧嚷的人頭

照明了慄慄的馬頭

一條大漢

在人羣中穿梭

『弟兄們！』

跑一脚呀！

單身漢，該上船了囉！

娘老子打轉囉！

夫妻們該分手了

好話說不完囉！

老么！擺一擺船呀！』

人和馬

跳上了船

船兒搖着

火光映着水波

一個繫上頭巾

滿臉兇惡鬚的漢子

跳上了船頭

舉起一把火

『各位弟兄

今晚，這個支隊

乘順風

跑下水

限定鷄鳴子時

趕到楊林口……

『這世界

好日子不會自己來

要我們親自來動手

禽他媽！

吃苦吃得夠了啊！

難道說我們到世界來

就不該伸一伸頭？

弟兄們！

一不替，二不休！

既然走上這條路

算得上好漢，

就不再回頭！

『弟兄們

今晚上，向東洋鬼子

有窮的報冤！

有仇的報仇！

幫助友軍

一股勁

拿下楊林口

趕到楊林口的街上，

去吃晚飯……』

人馬——

叫喊！憤怒！

火把在跳躍！

刀槍在閃爍！

『噓——噓——

老么！開船囉！

今晚上

有冤的去報冤！

有仇的去報仇！

雞鳴子時

看我們

衝進楊林口

噉——噉——

河上

有風，有浪……

戰士

撐篙搖櫓……

馬聲嘶嘶

船兒離開了渡頭

渡頭冷冷了

女人們

用自己的袖頭

揩眼淚……

孩子們

紅口白牙齒

迎在風頭上哭啼；

老年人

心裏滿是囑咐

口裏却說不出什麼……

他們，依戀在河邊

望着那船遠去的人馬，

說不清自己心頭的

複雜的感受；

——像是一陣歡喜

又像是一陣憂愁……

岸上的聲音：

『打龜了

帶個信回來

一切都要謹慎些

免得別人着急呀！……』

河上的聲音：

『不必替我們就心

好好的照應家裏，

轉去囉！

有血性的

不打進楊林口

誓死不同頭！』

夜靜了

漿聲輕了

船兒遠了

河水裏

火把的倒影淡了

人已散去

黑裡暗葬了渡頭

晴朗的三月天

溪水，彎一彎

彎出

青翠的，春天的山

山下邊，秧田綠了

彎着幾條赤膊漢

山上邊，白雲幾朵

一片碧清的天藍

晴朗的三月天

綠色染遍了四郊

綠色裏，來了種田佬

糞桶，一担又一担

挑得滿滿

盒子炮，別在腰裏

露出幾顆子彈

晴朗的三月天

溪水，流得多悠緩

溪邊柳葉長

柳葉飄飄，柳蔭下

水車響了

水車邊

歪靠着槍桿

車水的

露出半條腿

有女，有男

談談笑笑，說長道短

幾隻手指，指點對岸

對岸

綠色上，來了四匹肥馬

馬上騎着村裏的好漢

『我們的人回來了

昨夜，靠他們

四條駁亮

渡過，一村的難關……」

晴朗的三月天

水田下，映上無底的天藍

正是分秧時節

秧歌輕輕

浮過了溪水

也浮過漢子們濕潤的心坎……

小牛，站在田塍上

搖起半撮花尾巴

啃幾口草

又抬起頭

朝田裏辛苦的母牛呼喚

小伢們，爬在田邊

身在槍桿上

時而哭哭，時而玩槍機

『噫呀！看這小鬼』

母親趕上來

一巴掌，拿出了槍隻

小伢哭了

小牛更起勁地站在旁邊呼喚

晴朗的三月天

晴朗得多溫暖

南風吹——

把秧田吹得更綠了

把天空吹得更藍

南風吹——

吹甜了辛苦

吹乾身上支支的汗

溪水，響一響

響過

青翠的，春天的山

山上邊

白雲裏，響起了鐘聲

山下邊

綠色的田野上

奔馳着無數條持槍的好漢……

一九四一三八

六月的黃昏

我們走過

竹林

山溪……

走來了

又走轉去

沒有什麼好說的

是戰鬥的愛

把我們的話語

壓在心底

六月的風

吹在心頭是清涼的

你說：戰鬥使我們成長

戰鬥又把我們分離

如今

一個朝南走

一個却向北方去

我沒有聲音

回答你的

是不停的水車

吻着溪流在低語……

我們沉思

在竹林裏

在溪流邊……

走來了

又走轉去

我們聽見：

炮聲越打越近

越打越密

我們拿着命令

一個朝南走

一個却向北方去

異鄉的黃昏

是我們離去的時刻

我說：去吧！奴隸的愛

要生長在戰鬥裏

你說：戰鬥使我們成長

戰鬥又把我們分離

我說：能再見，就再見

不能再見

就讓那些閃爍的故事

留在自己的記憶裏……

你低下了頭

沒有聲音

淚水滴在我的手背上

又滾在乾燥的泥土裏……

黃昏

沒有夕陽與晚鐘

是激機燒起的

古城的火燄

——混著受難者的血

燒紅了半邊天

這火燄

燎燃了我們底心之門

在我們之間

劃開了一條離去的界限

從此

我們各自走上自己的路

（沒有一個回頭）

一個朝南去了

一個却向着北邊

一九三九、七、

我走在菜花田裏

油菜花香了

油菜花高齊了頭

我在菜花田裏走

像是走入了一章詩篇

藍的天

藍得一朵白雲都不見

我走着

四面都是活躍的春天

有女郎在黃色的花浪間

笑得跟菜花一樣香

女郎射出了一隻箭

深深地插入了我底心坎

我抽不出這隻箭

牠彈響了我底心弦

我在田野裏徘徊

四面都是活躍的春天

我們像是愛過

又像不會愛過

你去了，像一隻燕子

飛向了北方的春天……

在北方，你是成長了

我聽見你明朗的笑聲

你說：這邊的春天太美了

這邊的春天好過菜花田……

今天，我趕着河雞看的名單

我踉蹌地看見你的名字

像一朵紅色的花

開在我的眼前

算算，五個年頭了

我不曾拔出我心頭的箭

這是一隻多麼迷惘的箭啊

像愛過，又像不會愛過

而你，已經倒下了。

看一天黑色的烏雲

我，仇恨和眼淚

填滿了我底詩篇……

他們在湖上飄流

一

猴臨慣了的人

沉醉於一潭平靜的死水，

在湖海裏蕩慣了的人

却要求着敞開的奔放啊！

看不慣沒有太陽的天

走不慣山坡的圈子

過不慣短迫的呼吸

我，儼個走江湖的人

收不回放心啊！

已經野了啊！

要求奔放啊！

吹來了

又吹去了

我記起了無踪跡的風

和無踪跡的飄流……

白鷗和雲朵

蘆葦和漁帆

我記起了那寬敞的湖

和湖上的

跟麥岡(註一)們一樣的生活……

II

湖上的天空是晴朗的，

湖邊的山丘好遠啊！

湖水藍得那麼淡淡的，

藍得好渺茫啊！

放一排木頭

撒一把魚網

鼓一帆順風

划向天水的邊緣……

跟山丘一樣

跟湖水一樣

湖上的生活啊！

好自在啊！

好開朗啊！

一片水草

一灘沙岸

一片清淡

一片野……

三

向游藝隊落草啊？
過湖土生活啊！

湖水

湖風，輕飄着……

港汊

感情，激盪着……

魚米

眼淚，翻滾着……

流落……

有幾多今天的阮氏三雄（註二）

人們

遍得在這裏討生活？

像溪流

「齊他媽！

來自各方

留命做皇帝

在廣闊的湖裏消失

屋燒了，雞飛了，人殺了……

抱着死亡和自由

走啊！

在湖上放蕩……

四

黃昏落水了。

夜來了。

月亮來了。

人馬來了。

像風，

吹動着湖上的蘆葦……

他們

從蘆葦裏來

又向蘆葦裏去

比風更輕

比風更快

像草木一樣的黑黢

像黑夜一樣的靜肅

在一抹黑的湖心

在隱密的沙灘上

升一堆野火

唱一隻野腔的小調

哼一曲鄉土味的歌

火，

照着吃

照着笑

照着血液和腸道……

照着那些

來自各地的口腔
和那些

各有各的燜法的

衣衫和包頭……

白日里聚攏來

黑夜裡散開去

認字，操槍法……

講東講西……

湖水有時在哭

有時在笑

把疲困和睡眠滲在一起

把憂鬱和歡喜滲在一起

他們，生活得像風

生活得絲寬廣

他們，在湖上飄着……

五

我讚美

湖上的生活！

彈起琵琶

或是奏起古琴，

像彈奏一曲「楚漢相爭」(註三)

讓我，

讚美鮮血！

和血的中國的
這些無名的戰鬥！

讓愛，

洋溢著……

讓讚美歌，

飄飛

像白鷗，

像魚帆，

像雲朵，

我愛

這樣的日子：

有人逼他們死去，

逼他們裝……

有人教他們生活，

教他們說話……

我愛

這血泊浸著的現實，

和這些有骨頭的生活。

我愛

我生活着的世界，

越走越清楚！

我向往，

湖上的飄流……

去吧！

化裝一個賣唱的，

爲他們

獻一曲英雄的歌。

我底歌，

柔和，憂鬱

而且悲壯！

唱他們的故事

唱他們的心事

我底歌

跟黎明一樣亮

跟霞光一樣美

遍蘆葦

也會聽得感動的啊！

一九四二、三。

註一：吉卜西人，流浪的民族，無家的人

民。

註二：水滸傳裏的英雄。

註三：中國古樂的曲名，是歌頌項羽的。

雨後的夢



憂鬱的歌

屋外的夜

黑沉沉……

磨坊裏

燈盞暗悠悠……

小驢兒戴上眼罩

小驢兒拖着磨

繩子抽在地上響

管磨人在疲倦中吆喝

石磨在憂鬱地哭泣

石磨唱着寂寞的歌

小驢兒一圈又一圈

無聲地把磨拖着，拖着……

管磨人辛苦了

在睡夢中單調地吆喝

屋外的夜已深

磨坊的夜好寂寞……

不知在什麼時候

管磨人突然驚醒了

小驢兒僵硬地伸直了四條腿

石磨也停了牠的歌！

小驢兒是死了

磨坊裏牽來了一匹小雄牛

小雄牛照樣地戴上了眼罩

無聲地把磨拖着，拖着……

石磨在憂鬱地哭泣

石磨唱着寂寞的歌

小雄牛一天天地瘦了

管磨人在疲倦中吆喝

不知在什麼時候

管磨人突然驚醒了

小雄牛僵硬地伸直了四條腿

石磨也停止了牠的歌……

小雄牛是死了

換上了一個瞎子來推磨

瞎子不需要戴眼罩

無聲地把磨推着，推着……

石磨在憂鬱地哭泣

石磨唱着寂寞的歌

管磨人揚起了鞭子

像趕畜牲一樣在吆喝

x

x

x

瞎子一天天地瘦了

瞎子在痛苦地咳嗽

瞎子的心最明白

瞎子想得最清楚

深夜，管磨人辛苦了

在睡夢中單調地吆喝

瞎子一圈又一圈……

無聲地把磨推着，推着……

一九四一、五、二

雨季的鬱悶

煙雨悶住了山城
山城綸在寂寞裏

看不見黎明
也看不見黃昏

日子寂寞地走來
又無聲地去了……

山城，蒙著灰色的鬱悶

這不是在過秋天啊

我，却染上了鬱悶的病症
人瘦了，心也瘦了

仰著灰色的天空
像是在等待什麼呢？

來了一個友人

無聲地坐下，又走了

這傢伙，也像是染上了
鬱悶的病症……

夜的衣衫，輕輕的

用黑色的惡夢

包裹着桂林的夜雨

夜雨，你是在哭泣嗎？

灰色的路燈光，照着城市……

各色各樣的男女

來自不同的方向

用不同的笑聲

和不同的哭泣

寫下不同的故事

煙雨，蒙着灰色的死巷

死巷裏，埋着一顆

沉重的心

沉重的心裏

鎮着沉重的

歷史的鬱悶……

一天天雨

一天天陰

多麼可怕啊！

這不死不活的日子

看不見黎明

也看不見黃昏

我，來自他鄉

這不耐雨季的人

孤獨地，走着

載着孤獨的心

心裏畫上

陽光浴着的

秀麗的山城

左一脚泥潭

右一脚泥潭

我想念青色的曠野

想念海洋和天藍

我走着，走着……

想走近山城的邊緣

去扯破這灰色的衣衫

垂着昏重的頭

踏遍山城的煙雨

什麼也不見

只見守更人

穿過滴雨的階沿

提起昏暗的燈

在催趕山城的雨夜

報着：

一更，二更，三更……

一九四一、六、二

夜店

不像是茶館

也說不上是酒店

——就算它是個酒店吧

這竹瓦蓋成的

低矮的酒店

開着兩塊歪斜的門

晚來風

吹斜了雨絲

吹黑了陰沉的天

飄忽着一盞油燈光

這夜店

靠近火車站

却躲在一條偏僻的路邊

歪斜的門板

歪斜的竹壁

勉強撐住這瘦弱的酒店

青油燈

點不亮這仄狹的屋子

却把屋外的黑夜

照得更陰險……

缺腿的條桌

歪斜地，靠着歪斜的竹壁

青油燈，在桌上

畫着昏昏糊糊的光圈

光圈裏，擺了——

一把酒壺

兩個酒杯

兩個煮了醬油的鹵雞蛋

兩雙靜靜的筷子

和兩張沉悶的臉

一切都是靜靜

只有屋外的風雨

時而飄進來

吹下一兩條

吊在竹瓦上的，煙灰結成的綠鍊

這兩位

有些稀奇的客人

年紀像很輕

不像那些常進門的客人。

看來是學生的打扮

却又不像是學生……

他兩個

沉悶地坐着

對着青油燈

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一個人做聲

這兩個

不像是來搭火車的

也不像是能喝酒的

這兩個

有些稀奇的客人

把酒店，弄得更冷清

一個嘆聲氣

一個閉上了眼睛

兩個鹵雞蛋

寂寞地散出香味

像是在低聲地呼喚客人

門外邊，飄來風雨

堂倌打了一個寒慄

一邊問一聲

『先生！你們是宣傳隊的吧？』

這句話，像一棧興奮針

刺着了他們

他們打量了一下堂倌

『我們，流亡的人啊』

我們，到處被人趕開

我們，找不到工作

我們，拖着千斤苦悶』

青年的堂倌，摸摸腦袋

聽不懂他們的話

也依不透這對稀奇人

雨風多寒涼啊

他又打了一個寒噤

看看客官

客官對孤燈

閉上了眼睛……

水盞的水，燒得噼噼響

疲倦裏

堂倌靜靜地歪在灶邊

開始打瞌睡……

二十一次的快車叫了

驚醒了堂倌

也驚醒了客人

堂倌打個呵欠

說聲『車開了！』

客人沒有做聲

看看屋外

屋外的雨，下得正起勁

像是害怕堂倌的

不停的呵欠和疲倦的眼睛

兩個沉悶的客人

呷了兩口酒

吃下兩個鹵雞蛋

又喊了一碟鹵牛肉……

一個放下筷子

喊一聲——苦悶

另一個也放下筷子

喊一聲——傷心

過半天

客人問堂倌

『這雨呀！下到幾時停？』

堂倌說

『這，這是雨季啊！』

堂倌估不透客人

看客人又沉默了

自己倒了開水

又歪在灶邊打瞌睡……

沉默啊！

沉默的夜雨

沉默的靑油燈

沉默的酒店

坐着沉默的客人

老板在房內咳嗽了

喊了幾聲堂倌

堂倌站起來

伸了伸懶腰，說聲

『客人！時候不早了

你聽，屋外邊

起了三更。』

兩個客人

靜靜地，對着靑油燈

青油燈的光圈

以無限的溫柔

和無限的憐憫

照着站起的客人

一個說：

『開趕了，走啊！』

一個問着：

『夜深了，那兒去呢？』

跨出酒店的，歪斜的門

他兩個，說話了

沉靜的夜，黑暗裏

浮着他們兩個的聲音

『我看不慣這城市』

這城市也看不慣我』

『走吧！』

我過不慣這雨季

我希望天晴……』

堂倌看他們

闖進了黑夜

堂倌聽着

他們的聲音遠了，遠得沒有了

就輕輕地關上店門

心裏想着：

『唏——多古怪的一對客人啊！』

夜深了，雨下得更大了！

堂倌打了個呵欠

吹熄了桌上的青油燈 一九四一·八·

榨底歌

這聲音是這樣的沉重，沉重……

沉重得像拖着一塊厚鐵

像扛着一塊扛不起的石頭……

在黑得一抹糊的曠野上

粹啊，粗起憂鬱的嗓子

唱着一支沉重的歌

像一羣被折磨摧毀了的老人

像一羣被流放的陰鬱的囚徒

他們躺在勞役的疲困和疾病裏

含着生命消逝的委曲

獸獸地，縱哽得作脹的喉頭
滾出了一支沉重的歌

榨底歌，沉沉地，重重地

貼着我底心，滾過……

像滾過一堆小石子

像滾過一條長的跳板

小石子被壓得破碎，跳板

跳板被過重的負擔壓彎了啊

四面的山丘

把曠野緊緊地圍抱

夜很重，很暗，沉在曠野上

滿滿地，將破爛的村莊樓抱着

榨坊裏，燃起一把松燭的火光

照着雨匹拖榨的，衰老的水牛

水牛麻木地沿着一個圈子在打轉

水牛在倦困裏地把榨拖着

像繃着一個死亡的繩圈

水牛把眼睛拖得紅咕咕的

拖得渾身冒熱氣

拖得白泡子直流……

榨啊！就是這樣地

粗起嗓子，向着曠野

唱起一支沉重的歌

榨底歌，沉沉地，重重地

沿着我底心，滾過……

榨底歌，在我底心裏

說着農民的陰沉的故事

榨底歌，像一個冤屈的啞巴

把哭泣的話語，哽在喉頭

幾百年，幾千年了

榨啊！這村莊的憂鬱的喉嚨

哽着多少農民的痛苦

朝着這荒涼的曠野

無終止地，孤獨地唱起一支沉重的歌

歌

寂寞的朋友

當你聽見

愉快的歌聲

驕傲地飄揚在天邊

啊！請你和着我沙啞的嗓子

彈起你苦悶的琴弦

像一個寡婦，守着冰冷的時日

像一個少女，懷着被割斷的愛

像一陣輕風，絆動夜的松林

啊！讓我，來歌唱這塊土地

啊，在這裡

我底靈魂，像一個石塊

無聲地，沉在深深的水底

啊，在這裡

情感像幾萬匹跑慣曠野的野馬

像幾千隻飛慣藍天的鳥鵲

而我，關閉了情感的門扉

把它們痛苦地鎖住

啊，在這里

我底歌，輕輕地

（輕得像灰色的羽毛）

帶一串寂寞的痛苦

帶一串鬱悶的靈魂

飄過這一塊土地

青色的夜霧

像一隊輕騎，在四野飄浮

陽光，會從另一塊土地上升起

啊，在這里

寂寞的朋友

請你和着我沙啞的嗓子

彈起那苦澀的琴弦

讓我們，也歌唱這塊土地

低音的琴弦

自從我底心裏

有了一塊錄色的秧田

我就生活在高音的琴弦上

彈唱着生命的春天

帶着這把高音的琴弦

我走向憂鬱和疾苦的人羣

我底弦子，我底歌

從灰暗的臉上，發出了歡笑……

我底弦子，我底歌

撥響了他們沉寂的心弦……

有一天，我踏進一座古老的荒城

有一把殘忍的剪子，剪斷了我底琴弦

燃燒的火星在這裏熄滅，吹散……

在這裏，落葉飛滿蕭殺的秋天……

如今，我仍舊又抱起低音的琴子

撥動着靈魂底積壓的痛苦……

我底弦子，我底歌

像一陣細雨，打在憂鬱的湖面……

人世間，有多少年代

苦難和憂鬱結成這根低音的琴弦

二十多年啊

我都是靠在低音的琴弦上生活

我看着生命底生存和死亡

都只是撥一次低音的琴弦

低音的琴弦上，枯萎了多少生命

低音的琴弦上，彈不出繚亮的春天

——我能這樣希望

我用自己手

剪斷了一切低音的琴弦

於是我有了一把高音的琴弦

我走進那些，陽光晒紅的歡笑的臉面

我底孩子，我底歌

彈不完生命底愉快……

我底孩子，我底歌

以愛情的溫暖，和着千萬根繚亮的心弦……

火



修河底流

一

修河底流

靜靜的

敵人打北岸來
我們守在南岸

每天

不分日和夜

我們握着槍

緊貼在河邊

撫熱了土地

修河底流

像要告訴我們什麼

像帶來一些關心的消息

靜靜地

打我們底眼前流過

每天

弟兄們的血

從岸邊

淌到河裏

因為

我們愛牠

——修河啊，

是我們的！

入夜的河邊

我們過河去摸哨

修河底流

流過夜底腳底

揹着沉沉的黑暗

浮着敵人的屍首

向東方

飄着

飄向黎明去

黎明

我們守衛在河岸

修河底流

輕快地

陪着滿河陽光

笑着

流過我們底身邊

一月又十天了

多麼親切啊

我們眼看著

弟兄們底血

染紅

修河底流

靜靜地

打敵人隔在對岸

二

今天換防了啊！

弟兄們

再看牠一眼吧！

再喊牠一聲吧！

你看啊！

修河

像在離別前說不出話來

牠啊！

牠靜靜的……

靜靜的

修河啊！

我們要流淚了

我們在親切地喊你

我們

這一批弟兄

捨不得你呀！

修河啊！

你想說話嗎？

你在流淚嗎？

你是否

也捨不得這批

爲你流過血的弟兄？

修河啊！

你說說看

別老是靜靜的

我們

打遙遠的家鄉

——那些苦難的土地

千里萬里地

來守衛你

一月又十天了

修河啊！

這說不出的味道

這說不出的難過

是怎麼的呀？

可不是？

弟兄們回憶着

說講着修河上的故事

我們的嘴

將把這些

傳到千里，萬里……

把你的名字

也千里，萬里地

帶到那些極遙遠的土地……

三

你可還記得

那是一個寒冬的夜

偵探包老二

從對岸回來……

帶過來一個情報

連長說：

「兄弟們

把性命交給修河吧

今晚

我們要夜襲

我們要奪回北岸

把敵人趕下烏龜山……

黝黑的深夜

寒冷，靜寂……

北風冰凍了敵人

却滾熱了我們的血

弟兄們

揹着刀槍

揹着仇恨

揹着手榴彈

和跳躍的心……

而你——修河啊

揹着我們一連弟兄

悄悄地

浮過寒夜的河水

靠攏了對岸

我們重爬上自己的土地
是多麼親切的感情呀！

我們爬上了岸

爬着

爬近了

敵人底壕溝……

爬着

三個在一起

悄悄地

靠近了敵人……

飛快地

一把捏住了

一個凍僵的死豬

未曾讓他醒來

就結果了

拋進了河裏

摸完幾個守哨的

連長領着弟兄

爬着

悄悄地……

『這批狗娘養的』

幾十顆跳躍的心

我們咬緊牙關

幾十道滾熱的血

靜靜地

包圍了敵人的營地

等候手榴彈的暗號

——那個傍晚冒着炊煙的村子

死勁地睜着

班長摸近我的耳邊

自己冒火的眼

『弟兄

看着村子裏

捉活的

一批睡熟的笨豬……

這批狗娘養的

真沒良心啊！

三個健壯的班長

殺呀！燒呀！

懷起手榴彈

百般壞事，那一項

摸上去……

不是他們幹的……

在敵人的營門口

那幽暗的檯燈下……

用快刀

幹完二個守衛的

即刻就吹熄了那盞燈……

暗號響了

跟着一聲喊殺

跟着一股熱流

我們沒命地

衝進了敵人的紮營地……

紅的火花

跳躍着

在黑夜裏

爆炸着

畫着弧線

敵人慌亂地，笨拙地

爬出了被褥

閃躲着，跌倒了……

埋葬在煙霧裏……

桌子翻倒在地上

酒瓶，罐頭，槍隻……

血肉，被褥，屍體，……

橫七豎八地

在閃躍的火網下

緩慢了

不會匯一個鬼子窺探

我們奪回自己的村子

老百姓提着燈籠

都爬起來了

用眼淚和歡笑

重重地包圍了我們

他們說：

『這是我們的兵呀！

是我們自己的弟兄。

啊！我們的弟兄

打走了鬼子呀……』

班長粗野地

擁抱着弟兄

罵着

笑着

……

連手緊握着

我們出汗的手

興奮地喊：

『弟兄們

咱們衝上烏龜山去……』

馬上

像脫韁的馬羣

湧着

湧出了村莊

散在黑夜裏……

老百姓引着路

一大羣跟在後面

喊着：

『老總們

烏龜山上的鬼子厲害呀

要小心

要謹慎

我們準備酒席來接你們……』

原野裏

烏龜山頭上

跳下來

敵人如雨的

小銅炮，機關槍……

我們的弟兄倒下了

倒在山下

倒在山腰：

仇恨燒起來了

熱血滾起來了

媽媽的

真是沒有一分心兒

來顧自己

大家一股殺氣

向山上爬……

在閃爍的火花下

我們看見

弟兄們的屍體

豫 豐

第 一

55

圖 書 室

敵人的屍體

和健壯的

斑長的屍體……

回來

我們沉痛地

抬着弟兄們的屍體

押着一大批

被俘虜的死豬

和他們的炮彈槍枝……

老百姓擱着碗

抬着一桌桌的酒席

燃起燈籠火把

送我們過河

而你，靜靜的

修河底流

又攪着我們

回南岸去……

四

別了啊！

像離開最難捨的親人

帶着多少難捨的故事

修河底流

你靜靜的……

我們守衛你

守衛自己的土地

修河啊！

『我們真有些愛你』

『我們曾經把年青的性命』

交給了你

『把幾萬顆』

赤熱的心

埋在你底河岸

像埋在你底心坎……

在岸邊

在村落

或是在你靜靜的河流上

我們以沉默

來憑弔死亡的弟兄

而你啊！

修河底流

也默默地

而且是整日整夜地

對那些倒下的弟兄

像流不盡你的眼淚

像哭完你的哀痛

是你

打動了我們底心

是你

不斷地

提醒了我們

修河！

你看見嗎？

深夜或是黎明

我們望着你

我們會記起

那些死亡的弟兄

那些熟識的臉孔

那些切齒的仇恨……

修河！

這批弟兄的屍首

將永遠留在你底岸邊

修河！

他們會是你永遠的同伴

而你

也將永遠地

爲他們歌唱

爲他們

在人類的歷史上

留下了血的篇章……

別了啊！

修河！

再見啊！

修河！

弟兄們

再讓我們喊你一聲吧！

再讓我們看你一眼吧！

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

是你

提醒了我們啊！

我們像離開媽媽的孩子

我們流淚了……

我們愛你啊！

我們捨不得你呀

別了啊！

再見啊！

修河！

你難過嗎？

看啊！

他靜靜的……

荒木大尉的騎兵

南門城外有一座關岳廟

關岳廟裏，紮着一小隊

荒木大尉的騎兵

頂先打進城的

是這個騎兵小隊

頂先放火殺破

也是這一小隊騎兵

誰都記得這隊騎兵啊

城裏城外

沒有一雙眼睛

不躲避這個騎兵隊

沒有一隻耳朵

敢放心地敞開來

聽馬蹄，踏過街心……

矮胖的荒木大尉

很誇耀他的騎兵

他最愛

騎一匹骨壯的栗色馬

——是一匹高大得出色的馬

揚起閃亮的長指揮刀

威武地帶着騎兵隊

飛馳在麥田，街市

或是十里內外

那些被蹂躪得

蒙在灰塵裏發抖的鄉村

披着黃昏，活躍的馬隊回來了

馬蹄聲，寂寞地

響在古老的關岳廟

古廟——

荒蕪在郊野

裝滿狡的陰森

斷頭缺臂的

判官小鬼們

扳起陰森的臉嘴

歪歪斜斜，倒在神座角落裏

潮濕爬到了瓦上

瓦上生滿蒼老的瓦松

牛蚊和狗蚤，用長夜的磨蝕

伴着入夢的人馬

夜風，偷進壁縫

撲熄了搖擺的油燈

馬叫了

騎士們驚醒了

在無聲的涼夜裏

咒罵起古廟的荒唐……

清晨，天剛亮

騎士們醒來

不見了那匹

荒木大尉心愛的棗色馬

那匹高大得出色的馬

於是，馬——

荒木大尉所有的馬啊

散遍了四野

燒光了鄉村

一堆，一堆，顫抖和哭泣的人羣裏

——誰是這大膽的馬賊呢？

久久，騎士們

在古廟的附近：

發現一座荒涼的古塔

——一座空虛得

像墓窟一樣的古塔啊！

陰沉，滿是陰沉呀！

在陰沉裏，癡癡地

坐着一個瘦削而恐怖農民

是他啊，癡癡地

看守着棗色馬僵硬的屍身

——三天前

他乘着月色

隨着風

摸進了古廟

輕悄地，牽出這匹畜牲

他記得一清二楚呀

是這一匹衰色的畜牲

帶來的。一個老爺

害死了他年青的妹子

滿手滿身的仇恨

他牽着這匹畜牲

偷偷地，摸進了這無人的荒塔

一斧頭，載着千斤氣力

劈死了荒木大尉最心愛的

這匹畜牲……

三個日子了

他無聲地伴著馬

不敢離這溫暖的古塔

如今，他已軟癱得站不穩了

向縹緲他的騎士

滴下了眼淚，哀求着

「老爺！真是……」

真是這匹畜牲呀

害死了我的妹子……

老爺！

別拉我

我害那廟裏的馬隊……」

當天，在暮色昏迷的郊野

就在那座古塔附近

騎士們，騎在馬上

排成一條嚴肅的行列

僵硬的黃色馬

隨同荒木大尉哀痛的眼淚

落下了，落進了深深的火

隨著驚起的蹄聲

響起一排槍聲

瘦弱的馬賊矮倒了

跌進了那深深的馬的墓穴

在死寂的古廟，騎士們

帶着不安的恐怖

盛怒的荒木大尉

拍桌打椅，把手按在腰間

用腳尖，踢翻了低能的維持會長

於是，維持會的先生們

到處派款，征主

說要替荒木大尉

「維持」一個東洋式的馬房

並且，決定把馬房

就蓋在南門城邊

一則可以避免麥田的荒唐

一則可以用守城門的哨兵

兼看馬房

三天過去了，

維持會却征不到一個工人

於是，馬，馬……

馬揚起了灰塵，在瘦削的城內

馬揚起了灰塵，在瘦削的鄉村

飛馳的馬啊！急迫的馬蹄聲……

雞飛，狗叫……

騎兵，騎兵……

——那是荒木大尉的騎兵

細去了壯年人

揚起了灰塵，在灰塵裏

留下了，一堆堆的血腥

從瘦弱的城

從疲弱的鄉村

趕來三十多名瘦弱的

泥瓦匠和木工

在荒木大尉看來

——低能啊！這批傢伙

一定寧着惡性的傳染病

依照荒木大尉的命令

來了二個穿白衣的東洋人

將工人們仔細地察着

結果，兩名最瘦的傢伙

果最害着惡性的傳染病

當天，兩把火

把兩名瘦弱的工人

燒死在一條河邊……

分不開日和夜

工人們疲憊地趕着工程

監工們

用嘶啞的叱咤，用皮鞭

對付着自己的兄弟

「禽他媽！死鬼！」

動啊！

看見嗎？一匹一匹的馬。

看見嗎？拿着馬槍的騎兵……」

這瘦削的一羣啊！更瘦了

不問是天熱還是天冷

不問是烈日還是風雨

工人們，沒有一個

敢停下自己酸痛的手脚

疾病和死亡的黑影

緊緊的，貼靠着他們的背心

深夜，這唯一休息的時刻

閉上了紅絲牽絲的眼球

攤下了千斤沉重的手脚

來了，來了啊

穿白衣的大夫來了

真像勾魂的陰差

拿着一本生死簿，帶着鬼惡的夜叉

把困在疲倦中呻吟伙伴

用粗大的絲繩

在長嘴的油燈下

拖走了，像拖走一個罪犯

深沉，多麼深沉的夜呀！

恐怖驚走了疲倦

工人們，在爲自己的性命就心

靠在門邊，像在期待援救哩！

看那淒慘的荒野

捲起黑煙和火焰

『又丟了一個』

又多了一個靈魂……』

新舊的，用破爛多汗的衣袖

忍痛地揩乾了

從心窩裏，湧上來的眼淚……

第二天，被燒死的

工人白髮的雙親和可憐的妻兒

哭哭啼啼

跪倒在荒木太尉的膝下

答應繳納那千六元

火葬手續費的日期……

日子蹣跚地過去了

馬房用生命蓋起了

那是一個陰晦

夕陽下，響起馬蹄

馬隊。驕傲地飛馳

歡樂地，踏上馬房的階沿……

剩下的，不上二十條生命

除了打罵，沒有領到一文工錢

他們，冷冰冰地

縮臥在，那避風雨的工棚裏

睜得大大的，是被不眠的夜

染紅了的眼睛

紅色的眼睛啊

灑出了眼淚，也灑出了火星

馬房前邊

矮低的荒木太尉

更是矮肥了呀！

他帶着陰險的笑

在預習明晨騎兵隊的檢閱

第二天

馬房完工的第一個早晨

是第一個愉快的早晨呀

荒木大尉，坐上八人轎

一搖一搖地。被人羣簇擁着

穿出了南門城

熱鬧的，南門城

翻譯官，拿着照相機

響亮的笑啊！

鞭啊！炮啊！

轟啊！鼓啊！

還有抬得高高的

維持會送來的那塊紅色賀匾

荒木大尉，第一眼

就看見紅色的朝陽

照着新蓋的馬房

顯着青色的麥田……

多麼明亮的一座馬房呀！

在祝賀的歡呼裏

一搖一搖的，一搖一搖的……

八人轎歇下了，歇在馬房的門前

馬房，空空的馬門啊

使荒木大尉，墮入了

詭異且冰冷的空虛

『噫？噫？』

馬呢？馬呢？』

昨夜，昨夜牽來的馬呢？

『哨兵！昨夜守哨的……』

『報告，哨兵失蹤……』

『八狗！胡說！……』

或許，或許馬仍留在古廟

噫？那一長列，那一長列

扛起槍，用兩脚步行的

不是荒木大尉的騎兵？

『噫？馬呢？』

混蛋！爲什麼是步行？

鞭啊！炮啊！

鑼啊！鼓啊！

還有拾得高高的

那塊紅色的寶匾……

討厭這些討厭的……

荒木大尉，急速地跨進了馬房

地上的馬糞，發散着新鮮的臭氣……

刺激着他敏感的鼻孔

『混蛋！馬呢？……』

他不耐煩地抬起了頭

跟着就碰見馬房的樑柱上

插着一把生鏽的尖刀

尖刀下，飄着一張紙條

紙條上，歪斜着幾個荒唐的字：

『大尉！馬房蓋起了』

馬——

我們騎去了。」

一九四一·七·

火

火——

我看見了火

我追趕

我飛奔……

火——

狂熱地

躍着！

跳着！

在野風裏

活圖地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從深山

從曠野

從滾滾的河流兩岸

風在呼嘯

夜在閃躲

火——

燃燒着！

狂捲着！

滾向沉睡的古城

撲抓着夜的山河

火——

貪戀的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火——

我愛火呀！

向着火

我追趕

我飛奔……

火——

燒得正旺盛！

燒得正活躍！

那活的火頭

那生命的火頭

燒着！反抗着！

燒着！反抗着！

撕扯着無際的黑暗

席捲着遼闊的山河

你看！

好熱呀！那跳躍的火頭！

好紅呀！那繚繞的火頭！

那是年青的生命

那是跳起來的自由

在生活！在反抗！

在反抗！在生活！

我們

愛火呀！

火——

跳向了我們！

我們

生活在北風裏

寒冷

將我們凍結着

我們

像一隻瑟瑟的絨鞋子

被生活，

一脚！

踢在門外。

我們

像北風裏

寒抖的一片落葉。

靠在生活的門外

躲在最下賤的角落

可憐而又寂寞地

守望北風——

在北風把我們拉扯

在北風把我們飄流

我們

闔不開生活的門闌

又被死亡的小子

抓傷了

我們

在生活的門外

像寒冬的風

整夜地

推敲溫暖的門窗

整夜地

吹着，哭着，鬧着……

我們，

要生活！

生活，

不要我們啊！

我——

一隻破爛的布鞋啊！

當我

看見了火

我的眼——閃光了！

我的心——狂跳了！

我的血——像一條激流的河！

我跳起來了！

我躍起來了！

我哭！我笑！

我叫！我叫！

我，像溶開的冰河！

像爆開的火藥！

啊！火！我愛火呀！

火——

跳過來

我——

高舉起雙臂

撲向了火！

光在招引

熱在誘惑

火呀！

伸着愛情的巨手！

火呀！

火——

吐着真理的舌頭！

隨着！

跳着！

火在燒！

火在滾！

火！撕扯着黑夜！

火！爬上高山

照着天空

照着滾滾的河流

誰怕火呀？

——夜怕暴火！

誰怕火呀？

——狼狗怕火！

誰怕火呀？

——野獸怕火！

他們

拖着狼狽的尾巴

想用低能的手

去撲滅火呀！

火——

關着！

跳着！

在高山

在四野

在滾滾的河流兩岸……

活躍地

頑固地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火！火！我愛火呀！

我撲向了火

我投入了

火的流

——那燒得通紅的

真理的流呀！

火——

用牠的巨手

用牠的舌頭

一百次，一千次……

像母親

像久別的老婆

熱烈地，貪戀地

擁抱我！

撫摩我！

識我！吻我！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畏年冰凍的

血液和眼淚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被孤破的

潰爛的腐肉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燃燒的生命

我這倔強的頭顱……

當我

站在火光下

我發現，我的手

原是這般粗魯！

我發現，我的腳

原是這般粗魯！

我狂笑——

我到世界來

還不會笑這呀！

我狂叫——

我到世界來

還不會叫過呀！

第一次，我聽見我的笑聲

像警戒的巨鐘！

第一次，我發現我的叫聲

像一把光輝的利劍！

啊！火——

我的心胸

我的血管

我的全身

都是火呀！

叫吧！笑吧！

我挺直了腿！

我昂起了頭！

我伸出了

有力的雙臂

向着這天空

我想狂野地奔放

我想飛呀！

你聽！叫聲——無數！叫聲！

你聽！笑聲——無數個笑聲！

啊！你看——那人羣

像奔放的馬羣

像急轉的旋風

看呀——你看！

那時鬧的頭顱

無數個，無數個……

從深山

從曠野

從滾滾的河流兩岸

向着火——

在追趕

在飛奔

誰敢撲滅火？

誰能撲滅火？

火——

生活着

像鋼鐵！

火——

伸着手

燒燬了一切

火——

用牠的腳，

走過……

馬上

從牠的腳下

冒黑煙

伸出了無數條

旺盛的火頭！

誰敢撲滅火！

誰能撲滅火！

火！火！

我們需要火

廣大的

土地需要火呀！

光在招引

熱在誘惑

就讓我們

投入火之流

燒焦吧！燒死吧！

我們不再要北風

我們不再要寒冷

我們甘願，靠近火

來成長

我們甘願，靠近火

來生活

火——

親愛的火呀！

我們高呼

我們叫喚

火！伸出你的巨手

火！吐出你的舌頭

火——

親愛的火！

一百次，一千次……

舐吧！吻吧！

擁抱！撫摩！

熱烈地

死勁地

燒呀——火！

燒呀——火！

火——

用你的腳

踏過我們

我們

要變成

無數個

燃燒的火頭！

紅熱的火頭！

火！我們需要火

火！我們愛火呀

看啊！

四面八方都火！

滿天滿地都是火！

看啊！

我們——

無數個無數個……

燃燒的生命

倔強的頭顱

已變成

無數個，無數個……

紅熱的火頭！

燃燒的火頭！

一九四〇、十二、

後記

把一九三九年七月到一九四二年四月所寫的幾篇東西，都收在這裏面了。沒有什麼別的希望，只是想用牠說明一下，在這個期間，個人情緒的變化。

我想，這也沒有什麼稀奇。

詩本身，還不就像隻敏感的寒暑表，跟隨着客觀的溫度在起變化。

年紀很小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幻想那些飄泊的生涯。抗戰了，我就開始流浪了；我的脚步踏得很遠，我有過一些自由自在的生活，一些頗似流星的生活，一些爽朗得近於野的生活，一些使我自己得到發展的生活；這些生活沒有毀壞我，沒有把我變成浪漫派；相反的，它使我變得很熱，很單純，很正直，很嚴肅。這些生活對於我都是很可愛的。但是，它們已暫時地成了『過去』。

81

『現在』呢？生活已經顯明地變了。曬不着生活的陽光，得不到生活的溫暖；而是淋着生活

的兩點，感到生活得很鬱悶，有些吵嚷，簡直有些苦。

這些不調和的情調，都激盪過我的生命，有一個時間，它們是拉雜在我的生命裏。這些情調常常地使我的感情作駁，脹得很滿，很難受，像母親們過多的乳汁，脹得不舒服，擠出來或是讓它自己流出來，就寫成了我的詩。

實在說，我就是這樣寫起詩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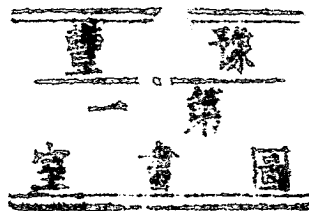
假若這樣的一些情調，能在別人的心坎找到它們的伴侶，那就是無上的幸福。

開始寫詩的時候，是四方八面的工作拉我，找我，喊我，要我的時候，那時候是一九三八年吧？而現在，當我能把詩編成集子時，我却失業了。自然，是因為時間不同了！可不是，現在是一九四二哩！

題名為『吹散的火星』，只不過是想借它來紀念幾個曾經相聚而又離散的友人；我想，我們很像些吹散的火星。

一九四二、四、六、桂林





343.

20

103

50

75



100 =

760 -> 14

48031
 50 116 590
 1150
 109
 30
 3570
 200
 200
 180

吹散的火星

☆☆☆☆☆☆☆☆☆☆

時時

著者：
發行人：
發行者：
總經售：
印刷者：

☆☆☆

鄭 思
黃 新
耕耘出版社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秦記西南印刷廠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言字

